

中年

Z H O N G N I A N

俞平伯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中年

Z H O N G N I A N

俞平伯 著
傅光明 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年/俞平伯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5. 1

(大家散文文存)

ISBN 7-5399-2156-0

I. 中... II. 俞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现代

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15959 号

书 名 中 年

著 者 俞平伯

责任编辑 汪修荣

责任校对 徐 非

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
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880 × 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9.625

字 数 25 万

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, 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2156-0/I·2035

定 价 20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辑 一 闲适人生

- 3 雪晚归船
- 5 花匠
- 8 冬晚的别
- 12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
- 18 陶然亭的雪
- 24 坚匏别墅的碧桃与枫叶
- 26 打橘子
- 31 稚翠和她情人的故事
- 36 城站
- 39 略谈杭州北京的饮食

辑 二 苦短中年

- 49 中年
- 52 身后名
- 57 独语
- 63 随笔四则
- 68 我想
- 70 春来
- 71 生活的疑问
- 75 净友

辑 三 东游拾梦

- 83 东游杂志
- 96 清河坊
- 100 湖楼小撷
- 110 芝田留梦记
- 115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
- 120 阳台山大觉寺
- 124 山阴五日记游

辑 四 人生况味

- 131 对对子
- 133 秋荔亭记
- 135 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
- 139 眠月
- 144 忆振铎兄

辑 五 品味诗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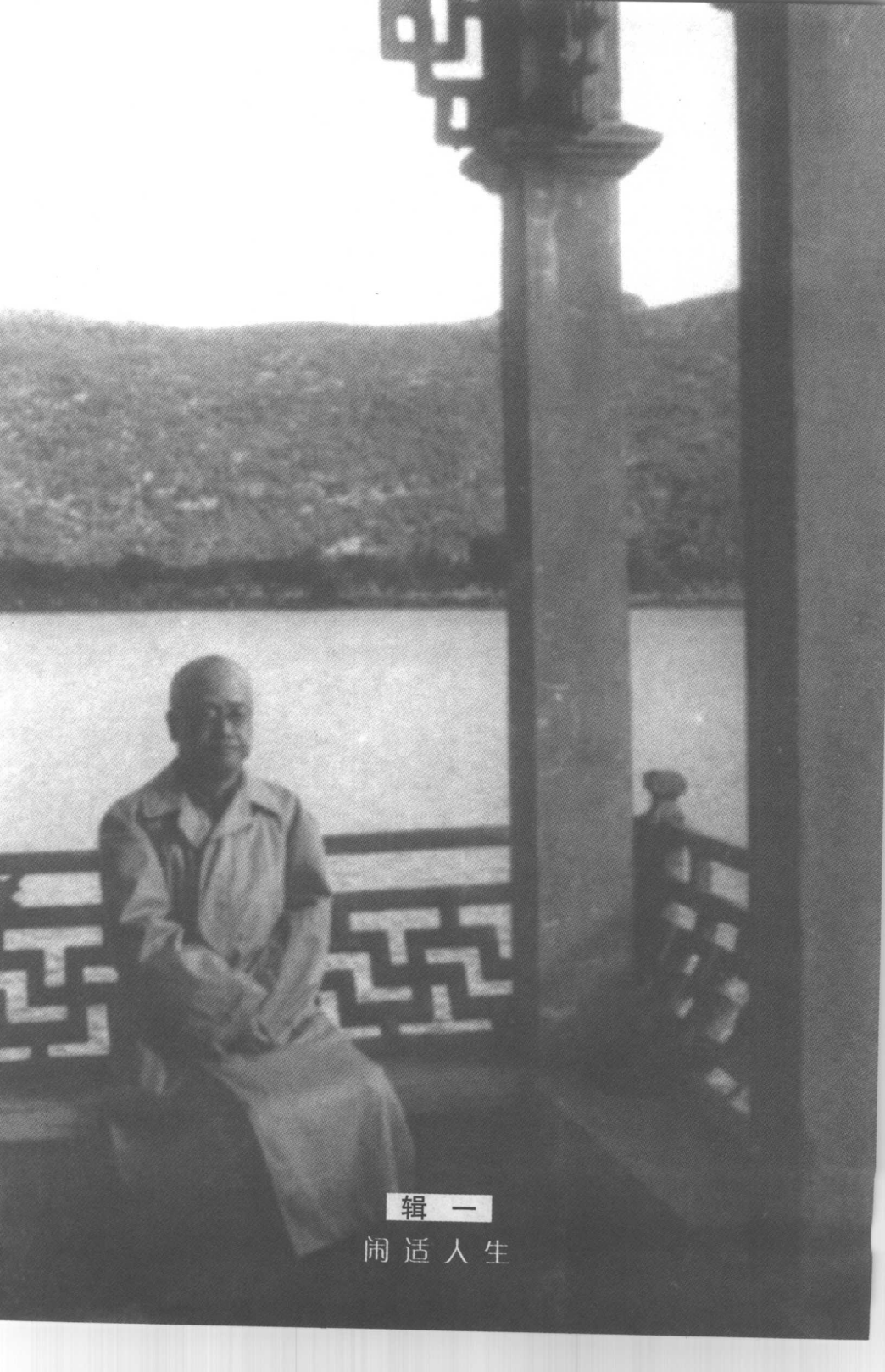
- 149 读书的意义
- 152 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
- 158 跋《灰色马》译本
- 164 《冬夜》自序
- 167 重印《浮生六记》序
- 173 白话诗的三大条件
- 176 做诗的一点经验
- 179 诗底自由和普遍
- 184 《草儿》序
- 188 秋蝉的辩解
- 190 诗底进化的还原论

辑 六 古今杂谈

- 209 闲谈革命
212 无眠爱夜
215 “义战”
221 忠君与爱国
225 智人愚人聪明人
228 我的道德谈
240 析“爱”
248 教育论
255 贤明的——聪明的父母
263 雪耻与御侮
267 救国及其他成为问题的条件
269 国难与娱乐
272 吃在这个年头

辑 七 红楼释疑

- 277 漫谈红学
282 红楼释名
285 从“开宗明义”来看《红楼梦》的二元论
288 空空道人十六字闲评释
290 漫说芙蓉花与潇湘子
293 宗师的掌心
294 甲戌本与脂砚斋
297 宝玉之三妻一爱人
299 编后记



辑 一

闲适人生

雪晚归船

日来北京骤冷，谈谈雪罢。怪腻人的，不知怎么总说起江南来。江南的往事可真多，短梦似的一场一场在心上跑着；日子久了，方圆的轮廓渐磨钝了，写来倒反方便些，应了岂明君的“就是要加減两笔也不要紧”这句话。我近来真懒得可以，懒得笔都拿不起，拿起来费劲，放下却很“豪燥”的。依普通说法，似应当是才尽，但我压根儿未见得有才哩。

淡淡的说，疏疏的说，不论您是否过瘾，凡懒人总该欢喜的是那一年上，您还记得否？您家湖上的新居落成未久。它正对三台山，旁见圣湖一角。曾于这楼廊上一度看雪，雪景如何的好，似在当时也未留下深沉的影像，现在追想更觉茫然。——无非是面粉盐花之流罢，即使于才媛嘴里依然是柳絮。

然而 H 君快意于他的新居，更喜欢同着儿女们游山玩水，于是我们遂从“杭州城内”剪湖水而西了。于雪中，于明敞的楼头凝眸暂对，却也尽多佳处。皎洁的雪，森秀的山，并不曾辜负我们来时的一团高兴。且日常见惯的峦姿，一被积雪覆着，蓦地添出多少层叠来，宛然新生的境界，仿佛将完工的画又加上几笔皴染似的。记得那时 H 君就这般说。

静趣最难形容，回忆中的静趣每不自主的杂以凄清，更加难说了。而且您必不会忘记，我几时对着雪里的湖山，悄然神往呢。我从来不曾如此伟大过一回，真人面前不说谎。团雪为球，掷得一塌糊涂倒是真的，有同嬉的 L 为证。

以掷雪而L败，败而袜湿，等袜子烤干，天已黑下来，于是回家。如此的清游可发一笑罢？瞧瞧今古名流的游记上有这般写着的吗？没有过！——惟其如此，我才敢大大方方的写，否则马上搁笔，“您另请高明！”

毕竟那晚的归舟是难忘的。因天雨雪，丢却悠然的双桨，讨了一只大船。大家伙儿上船之后，它便扭扭搭搭晃荡起来。雪早已不下，尖风却渐渐的，人躲在舱里。天又黑得真快，灰白的雪容，一转眼铁灰色了，雪后的湖浪沉沉，拍船头间歇地汨然而响。旗下营的遥灯渐映眼朦胧黄了。那时中舱的板桌上初点起一支短短的白烛来。烛焰打着颤，以船儿的欹倾，更摇摇无所主，似微薄而将向尽了。我们都拥着一大堆的寒色，悄悄地趁残烛而觅归。那时似乎没有说什么话，即有三两句零星的话，谁还记得清呢。大家这般草草的回去了。

花 匠

礼拜天的早晨，天上有层薄薄的云彩，那太阳偏喜欢在云缝里露出一一点温暖的面孔，来偷看地球。世上许多男男女女奇奇怪怪的事情，都映在他的眼帘。他只是旁观，又是暗笑。我今天闲着没事，想去看看花，也对得起一个初春的好礼拜。

到了一家花厂门口。栅栏虚掩着，我用手一推，呀的一声露出一片平地。紧靠西墙，有三间矮屋。旁边有口井，上面安着轱辘，栏口现出几条很深的凹纹，是吊桶绳子磨的。场上收拾得非常干净，一排一排摆列许多盆花，是些山茶、碧桃、金雀、迎春、杜鹃之类。轻风掠过，一阵阵花草的香气。冰哩！雪哩！我不多时还看见你们。花开这般快呀！

一个花匠，年纪不过四十上下，酱色的脸膛显出些些皱纹，好像也还和善，手拿把剪刀，脚边放着一堆棕绳，蹲在地上做工。

他正在扎榆叶梅呢。树上有稍为丫杈点的枝子，只听他的剪刀咯支咯支几响，连梗带叶都纷纷掉下。他却全不理睬，慢慢的用手将花稍弯转差不多要成椭圆形，然后用手掐住，那手拿棕绳紧紧一结。从这枝到那枝，这盆到那盆，还是一样的办法。

原来他心里先有个样子，把花往里面填。这一园的花多半已经过他的妙手了。所以都是几盘几曲滚圆的一盆，好像同胞兄弟一般。有两盆花梗稍软一点，简直扎成两把团扇。那种“披风拂水疏乱横斜”的样子，只好想想罢了。

但花开得虽是繁盛，总一点没有；垂头丧气，就短一个死。我

初进来觉得春色满园，及定睛一看，满不是这么一回事。尽管深红、浅紫、鸭绿、鹅黄又俏又丽的颜色，里面总隐着些灰白。仿佛在那边诉苦，又像求饶意思，想叫人怜他，还他的本来面目。那种委屈冤屈的神情，不是有眼泪的人能看的。真狠心的花匠！他也是个人呵！

这不过是我旁观的痴想。花儿不会说话，懂得什么呢！他受了痛苦，只有开一朵朵的鲜花，给他赏玩，让他赚钱。

我不禁问道：“好好的花扎了不可惜吗？”

他说：“先生，你别玩笑啦。这些花从窖里拿出来，枝枝桠桠，不这么办，有人买吗？你看墙角边一堆梗子，都是我昨天剪下来的，我的手脚多快。”

我才知道这都是烘出来的唐花，不然三月天气，哪里来许多花呢。便问道：“我看不扎倒好，你何必费事？”

他答道：“你不喜欢不行，喜欢的人多着呢。前两天张大人差个管家来买一百盆花。花刚出房，有许多还没扎。他们现逼着要，把我忙得手当脚做，才讨他一个喜欢。这碗饭好不容易吃！”

我方才明白他们原是靠花做买卖，只要得顾客的欢心，管什么花呢！他们好比是奴才。阔人要看这种花，花没有开，便用火来烘；阔人喜欢花这个样子，花不这么生，便用剪刀来铰，绳子来缚。如果他们不这样办，有人夸奖吗？有人照顾吗？本来好名气同黄的白的钱，是世界上顶好的东西，是再没有好的东西！

话虽如此，但是花的可怜总是真的。我既觉得这样，何以早早晚晚殷勤照顾他的花匠，偏一点不动心，整天的绳儿、剪刀忙个不住。难道一个人除吃饭穿衣以外，竟没有别的喜欢东西吗？我一点不懂。

想到这里，方要转身出去；但两只脚偏钉在地上，不听我的命令。我又痴想，倘若有了钱，把许多的花一齐买回，痛痛快快把绳捆束缚的牵缠解个干净。魔鬼都死了，只留那可爱的天真，自然的美。

我正想的时候，远远听得乌乌怪叫，我便呆了。一忽儿，栅门开处，看见有一辆红色的汽车，里面有个白须的绅士，带个十三四岁的女孩慢慢下来。花匠一看见，便抢上去，满面堆笑道：“恁老带着小姐来得这样早呵。”那一种肉麻的神气，不是能够比方的。然而我方且自幸我不是阔人，他还没有用那种面孔来对我，叫我不能哭，不能笑。

那老者穿着狐皮袍子，带了顶貂帽，一望便像个达官。那女子手上带个钻戒，一闪一闪在花匠眼睛前面只管发光，但脸上总白里带青，一点儿血色没有。

听得她老子说道：“嫖儿，赌输的钱有什么要紧。不要说四百块钱，就是再多点，怕我不会替你还吗？你不要一来就不高兴。你看那花扎得多么整齐。”

那女孩只是不响，低着头，并着脚，一步一步的挨着走，拿条淡红丝巾在那边擦眼睛，露出一种失眠的样子。

他俩走了十几步。老头子回头看看她，说道：“昨天牌本来散得太晚，天都发了白，弄得你没有睡。我带你来看花，借着消遣消遣。你既倦了，也许睡得着，花不要看了，我们回去罢。”

那女孩嘴里说了几句话，——很轻很轻——我也模模糊糊没有听见什么。

忽然，蓦地里嘭腾的一声怪响。

我那时分，早已痴痴的出神，忘记在什么地方，是什么时候了，被午炮一声，方才惊醒。我站在这里，已经快有两点多钟的光景，红炎炎的太阳，正晒着我的头顶，我好像有许多没头绪的心思，只是说不出，直瞪着眼睛，看许多花在阳光底下淌泪。停下来半晌，把眼一低，慢慢的转身踱出。那匠人还是扎他的花，猛然一抬头，露出深黄的牙齿，对我嘻嘻一阵冷笑。

（原载一九一九年四月《新潮》第一卷第四号）

冬 晚 的 别

我俩有一晌沉沉的苦梦，几回想告诉你们总怕你们不信。这个沉沉只是一味异乎寻常的沉沉，决不和所谓怅惘酸辛以及其他，有几分类似。这是梦，在当年已觉得是不多不少的一个梦，亦非今日追寻迷离若梦之谓。沉沉有一种别解，就是莫名其妙的纳闷；所以你们读后，正正经经地纳闷起来，那是怪我写不出；若你们名其妙而不纳闷，还该怪我写不出。——除非你们有点名其妙有点儿莫名，有点儿纳闷又有点儿不，那么，我才不至于算“的确不行”。你们想，我是不是“顶子石头做戏”？

有生则不能无别，有别则不能无恨，既有别恨则不得不低眉噙泣，顿足号咷。想起来“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”这句老话，真能摄尽南来北往无量无边的痴騷儿女的精魂，这支五色笔总算货真价实，名下无虚，姑且不论。任我胡诌，人间苦别，括以三端：如相思万里，一去经年，此远别也；或男的要去从军，女的要出阁，（这是“幽默”，切勿“素朴”视之！）此惨别也；人天缘尽，莫卜他生，此没奈何别也。我们的别偏偏都不是的。

当十一年一月（辛酉的十二月）五日，自沪返杭，六日至八日入南山小住，八日至十二日间我再去上海，而环在杭州。这可谓极小的小别，也几乎不能算是别，而我们偏要大惊小怪的，以为比上述那三种“像煞有介事”的别更厉害凶险些；并且要声明，无论你们怎样的斟酌情理，想它不通，弄它不清楚，纳闷得可观，而我们总一口咬定，事情在我们心上确是如此这般经过的了。

《雪朝》上有几首《山居杂诗》就是那时候写的：“留你也匆匆去，送你也匆匆去，然则——送你罢！”“把枯树林染红了，紫了，夕阳就将不见了。”“都是捡木柴的，都是扫枯叶儿的，正劈栗花喇的响哩。”“山中的月夜，月夜的山中，露华这般重，微微凝了。霜华也重，有犬吠声叫破那朦胧。”“相凭在暗的虚廊下，渐相忘于清冷之间；忽然——三四星的灯火对山坳里亮着，且向下山的路动着，我不禁又如有所失了。”（一九二二，一月六日至八日，杭州山中。）

诗固然蹩脚得道地，但可以看出冬日山居的空寂和我们情怀的凄紧，至少今天我自己还明白。山居仅短短的三天，却能使我默会山林长住者的襟抱，雅人高致决非得已，吟风啸月，也无非“黄连树下弹琴”罢了。这是一面了。另一面呢，空寂的美名便是清旷，于清旷的山中暂息尘劳，（我上一天刚从上海来。）耳目所接，神气所感，都有一种骤然被放下的异感，仿佛俄而直沉下去。依一般的说法，也只好说是写意舒服之类罢。然而骨子里头，尽尽里头，确有一点点难过，这又是说不出的。若以北京语表之当曰“不是味儿”。

想想不久又将远行，以年光短促如斯，迅速如彼，更经得几度长长短短的别呢。朝朝暮暮，悄悄沉沉，对着寥落苍茫的山野和那些寒露悲风，重霜淡月，我们自不能无所感，自不能无所想，不能不和古今来的怨女痴男有点沆瀣一气。明知“雅得这样俗”，也就不必再讳言了。

自然的严峭，仿佛刃似的尖风，在我们心上纵横刻划，而人事的境界又何其温温可喜。我们正随H君同住山中，H君中年意兴之佳，对我们慈爱之厚，是值得永永怀念的。我们那时的生活，除掉别恨的纠缠，其和谐其闲适似可以终身，自然人事以两极端相映发，真使人怅怅无所适从，而“情味杂酸甜”一语何足以尽之！

一清如水的生涯最容易过，到第三天上午，Y姊妹兄弟们都从

“杭州城内”来，同嬉山中。午饭初罢，我便性急慌忙的走到湖边，（距山居不及半里。）乃有船无夫，以轿班名唤阿东者代之。（东当作董？自注。）城里新来的人都怅怅地送我们于李庄码头。转瞬之间，我们已是行客，他们为山中主人了。桨声响后，呆看送客者的影子渐没于岚姿树色之间，举手扬巾的瞧也瞧不见了。轿班去摇船，“船容与而不进兮”，毕竟也荡得渐远。他们都该回到我们昨天住过的地方去了罢？晃荡于湖心，我们也只多了片刻的相聚。

江南冬天的阴，本来阴得可怕，而那天的阴，以我们看来尤其阴得可惨——简直低压到心上来。好容易巴到了岸，坐上洋车，经过旗下营荐桥之类，（其实毫无异样。）觉得都笼罩一种呆白的颜色，热闹只是混乱，匆忙只是潦草，平昔杭州市街对我的温感都已不见了，只一味的压迫我去上路，去赶火车，而赶不着夜班火车要误事！

回到城头巷，显得屋子十分大，十分黑，空空的。（他们都不在家。天色也快晚了。）再走进我们的卧室，连卧室的陈设，桌子椅子之流也不顾情面来逼迫我，也还是这几句老话：“赶火车！赶不着，要误事！”我忙忙的拾掇这个，归折那个，什么牙刷啦，笔啦，日记本啦，皮夹子啦……都来了。好的！好的！妙的！这些全得带，不带齐，要误事！

环也忙忙的来帮我收拾，她其时何所感，我不知道，我也来不及去知道。我全身为没来由的凄惨所淹没，又为莫名其妙的匆忙所压迫，沉沉的天气，沉沉的房屋，沉沉的人的面目，无一不暗，无一不空，也无一不潦草枯窘。等到行李收拾完结，表上只差十来分钟就该走了，我走进靠南的套间，把秒针正在的搭的搭的表放在红漆的桌上，坚执环手而大落泪。也并不记说过什么话了，只记得确实实的，天色已晚下来，夜班车已经快要开。

以此次的别意而言，真不像可以再相见的，然而不到一星期，也是夜班车，我平安地回了家，距美国之行还有小半年。

假使我有作自传的资格和癖好，那么这倒是顶好的话柄哩！既经不能也不想，只好拿来博同梦者的苦笑罢，反正于我也是无所损。至于读者们以为“的确行”“的确不行”，这都是节外生枝不干我的事的，虽然我也很抱歉。

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九日，北京